詩經偶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蕩蕩

詩本賦體而卒無一語及當世益有諷諫之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每章唱起已令人三復爽然而末復終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等文字與托深婉已到絕妙田地首章若歸咎于天旋自解之後章天降慆德而曰汝興是力曰天不湎爾以酒曰匪上帝不特又總見得敗德滅度皆王自作之孽于天無與

蓋反覆說紂賈山之借秦爲喻也反覆說天霍光之
所謂王行自絕于天也大抵厲王之不道曰貪曰暴
包烋以立威沈湎以縱酒而其原只在任用小人二
三章刺其任用匪人之害四章數其包烋而曰無背
側陪貳王之包烋小人教之也五章數其沈湎而曰
不義從式王之沈湎小人導之也六章蜩螗沸羹則
小人之睨成矣七章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其用
小人棄君子從老成人說到祖宗成法上去總是徘
徊屬望百爾所思而末章枝葉本根之喻蓋厲王時

諸侯尚畏王室荆楚自去王號而監謗用衛巫好利用榮夷公此正本實先撥之時巫自不知詩人慮之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若無此語全不見詩人作詩之意眞章法之神品也首章總是無所歸咎而無端忽爲怨天之詞以發其端時講云蕩蕩二句原其常疾威二句惟其變天生二句故作疑詞靡不二句正解其故便將絕妙詩解作死煞腔板天一也本自蕩蕩有何疾威命一也有何不可信詩人初若歸怨于天而反寃天命之不可

信以與起有初鮮終忽若尤之怨自解之似怨非怨似解不解十分委曲然其妙處全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意味無窮此立言之妙絕亦行文之竒絕者也

二章以下每章設爲文王嘆紂之詞文王正以法祖之思動之厲與紂同惡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四曾是作起語亦是惟嘆之詞力者着實用他與小雅亦不我力對看彊禦掊竟皆惰德也小人之生寔亦氣運所關故曰天降

王章而秉義類言善人當用傷王之不能用也此獨言彊禦者暴逞所以濟貪掊克亦包在內詩人原不必一一瑣碎牽合只還本題字面自覺大方下寇盜攘竊則兼之矣彊禦之人轢衆橫行自然衆心不服故曰多懟流言以對者小人媚主剝民必有一種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之類是也人主不察而用之明是引寇盜攘竊而居于腹心肘腋間矣咀呪之來寧有極乎

四章炰烋虐也歛怨以爲德句法妙絕凡厲王作事

本皆萬姓所愁四海所怒他却當絕好事件做去斂
如聚斂之斂如云恐一事不曾做得凡不好事俱要
聚于已身而後快耳不明爾德四句正炰烋斂怨之
故

五章沈湎而係之不義從式人君以酒亾其國者必
有小人進崇飲之說于前而不聞酒荒之戒古今類
然不愆而止四句有以容與止分者有以靡晦三句
平者俱不是既愆爾止二句統說號呼正是容止愆
處俾晝作夜正所謂靡明靡晦也初學記齊顏色均

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人皆晝有作爲俾晝作夜晝渾不視事也

六章蜩螗形容怨謗並興意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意凡太平之景自然靜治衰世之景自然喧囂此二語可謂善狀車攻之頌只是有聞無聲正與此可參看覃及鬼方又不止小大之喪矣不醉而怒曰奰

七章不時猶言不辰舊兼舊人舊法言雖無老成人一轉極妙上云而秉義類云無背無側無陪無卿本說他不用老成人至此復云老成人縱不可得典刑

尚在何不率由則又轉一想矣如此折之彼將何辭以對其實本意正要他用舊人也

八章總括上數章直指禍亂而示以當鑒戒之意人君大亂未至抱火厝薪不知國脉傷殘喪亡無日正意全在人亦有言上顛沛之揭就將然說

抑

此詩訓戒之旨疊疊不猒八章以上總是戒以脩德而九章以下則諄復往來無非欲其聽言此章旨之大畧也然舊說沿習于支解處殊不得其要領識將

本文合咏數過分肌劈理固自井然首章設爲疑惟
之詞以起相儆之端自無競而下至不虞爲一段此
皆言治國之事二章無競之人有覺之德下訏謨等
便是既云維民之則則四方之訓可知然此只說箇
道理如此三章至淪胥以亡則切責而戒之夙興七
句正是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寔在樣子而
以質爾人民三句束之此一段也脩德之事不過威
儀與出話二者爲大故愼爾出話至寔訌小子又爲
一段白圭之玷至萬民靡不承則申出話之意而以

謹言之効終之䚕爾友君子至寔訌小子則申敬儀之意而以敬儀之効終之此又一段也荏冉至末爲一段反覆望其聽言曰恭人曰哲人是能聽言以脩德者也拈哲人愚人正與首章靡哲不愚六句相關照而十章拈民之靡盈二句作精神哲人愚人只是盈與靡盈之辨十一章厲言以責之十二章危言以懼之只是欲其聽言以脩德而已文雖萬派千綠而阡陌條暢機杼分明何讀者之憒憒也

首章抑抑與下敬慎不同葢由敬愼工夫纔做到此

隅者廉隅有處囊脫穎意維德之隅德正于威儀處見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非占外知内之說靡哲不愚如云天下極乖覺人都做出極呆蠢田地雖卽無儀而見其愚然愚處在無德不在無儀也下句爲惟嘆之詞如云尋常人愚是他本等號爲哲人而亦不免于愚豈不反常之甚有謂疾以天質言戾以學問言豈不呆絕

二章無競有覺俱有工夫競訓强盡人之道更無對得過底故曰無競覺訓直大全却德行更擱阻他不

得限制他不得故曰直大訏謨三句此之謂無競此之謂有覺維民之則所謂四方訓四國順也訏謨二句有以謨猷命于上命告令于下者有以遠猷申訏謨辰告申定命者有四平者然不如各句分項爲妥三章武公自言今日如此只使人箴警而爲是切責之詞非寔有是事也第氣一直滚下言爾今作與迷亂于政者以顛覆其德而一維湛酒之從女縱恣意荒墜不念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法乎有以迷亂于政應訏謨

四件顛覆厥德應敬愼威儀者不可從

四章肆皇天弗尚三句承上言湛樂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下遂告戒之以申訏謨四句之意車馬弓矢戎兵固是國家大事夙興夜寐二句莫認作細微正先王克勤之實敏則有功勤則百事集此即無逸作所無窮治化皆基於此夙興夜寐與別處不同必當侵晨而起晚夜而寢也脩爾脩字直貫下戎作蠻方俱未然事

五章質爾人民三句緊承上來有以質人民項夙興

二句謹侯度頂車馬四句亦是然余意只渾承爲妥蓋夙興灑掃詰戎俱是治民中事俱是侯度中事亦不必分也不粗暴曰柔不悖厲曰嘉白圭四句正申謹言之戒作推由未是

六章無易由言二句一順說下莫捫二句又是足上之詞無言不讐二句俱就好邊說惠者言順于人之心而不咈也惠朋友惠庶民小子則臣下百姓皆宜矣繩繩靡不承俱就法其善言說

七章寔舉敬儀之見于自省者而推言之以終敬爾

威儀之意從友君子說向屋漏上去何等工夫不愧屋漏只是常存此不遐有愆念頭時時若鬼神臨之何況君子之可敬云爾乎

入章辟爾二句稍寬說俾字有工夫在內藏嘉只是盡善盡美之意淑愼二句承上爲德句不僭不賊又足淑愼二句投桃四句又承鮮不爲則句以足其意投桃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童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投桃須知是賦不作比說喻理謂僭害理謂賊

九章以下反覆望其聽言而此章哲人愚人正發首章之意溫溫正形容恭人處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程明道先生謂客氣常相勝只看消息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别消盡者爲大賢人纔溫恭便消磨了客氣便有進德基本溫故能哲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只是認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非方寸虛明朗徹的人如何做得此自日用間可驗順德之行順字妙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正是此意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亦好舊皆雙項說

十章上言哲人惟不滿盈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非緣知識未開正以滿假爲累耳故曰民之靡盈云云手携已指點之矣猶恐未明故復引寔事爲証佐面命已口授之矣尚恐未切故復以提耳爲儆惺民字泛說實歸到武公身上

十一章詞旨很戾幾于罵矣武公自戒如此直愆劌切我生靡樂因孔昭來畏天之至遂以憂勤易其般樂也

十二章天方艱難而下正推原無大悔的緣故不遠

便是下不忒處見此章詞旨痛激又幾于喪無日矣總是望他聽言之意

桑柔

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值監謗之世欲直則不敢欲抑則不能故情旨沉綿不自知其淒婉文詞詳娓不自厭其重複讀者得其言外之旨淒婉處宜會其情重複處當略其語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若其分析之大略首章言已憂民之病二三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以見民病也五六七章言民所以病由不用賢

之故。八章至十三章深言用小人以病民。十四章至十六章則言已作詩以窮其病民之奸也

首章言桑之始盛終衰以喻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然之意。黃落有漸捋采立窮薔歸罪于人也。故曰瘼此下民。二章至孔棘我圉皆述征役者之怨詞。二章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極言已征役之苦。則情益切。詞益哀矣。亂生不夷四句舊以亂生句提起靡國句對民靡二句作一頭兩脚。又有以具禍句總頂靡國與

民靡句者俱無不可還以亂生二句對民靡二句爲妥國泯矣民滅矣國步可知頻蹙也

三章承上言國步將蔑亦可嗟哉何天之不我養而使我無所止息不知何所往也君子寔維四句意指厲王與諸用事小人故借君子說起然君子處亂世或以憂國之心過激除奸之術未工用壯太過如陳蕃王允之于東漢司馬君實輩之于元祐諸人競亦有之詩人此語眞經世之識也梗水上浮木也水有斷梗則棄

四章覯閔者飢渴勞勛之苦孔棘者鋒鏑死亡之憂五章承上言民所以受病無他以不用賢故耳爲謀爲毖如云任你謹愼亂亡之禍日見侵削我告以憂恤之計誨爾以序爵而已序爵與式序在位之序同分賢否也此時用賢如救焚然故以執熱擬之

鍾伯敬云考亭解執字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豈便能執持熱物乎葢熱曰執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古文用字與處濯即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

六章言王不用賢賢者亦不樂爲用如彼遡風形容

憂亂之意深至如畫此句尚詩人自謂玩下民有字自見維寶以貴賤相形言維好以安危相形言全是發憂世熱腸若一味發農家快活光景于詩情又河漢矣

七章稼穡卒痒則維寶維好又成虛話總見賢者之窮哀恫中國四句皆承蟊賊二句具贅則無地可以自容卒荒則無人可以自活靡有旅力又本具贅卒荒說靡有旅力形容遭亂之苦一字一血淒入肝脾直是無力可念如云那有力氣念他又憤激語非哀

痛之詞也

八章推亂亡之故只是王不能爲惠君而爲不順故小人之亂如此意側向不順邊獨言擇相者舉序爵之大者言宣猶考愼又擇相之最吃緊處者者辨之明愼者用之謹秉心二句畫出一個惠自獨二句畫出一個不順自獨俾臧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私所見

九章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譖蓋反興也朋友相譖小人在位其傾險自至于此進退維谷或云上無朋

君則進維谷下有惡俗則退維谷非是此朋友是在位之人安得專屬退說只是遭此讒人無適而可便是

十章俯仰時事四顧世人聖人則瞻言百里愚人則覆狂以喜我雖不如聖人亦不至如愚人豈不能言者胡若是畏忌之甚寫自家跼天蹐地憂讒畏譏之景如畫瞻言註所見而言原分說亍意瞻字作主瞻言百里如云見及于百里言所見之遠也未知是否

十一章良人屏忍心用此王不能序爵處所謂不顧

者也民之貪亂二句刻寫亂世民情嵆惡之後既

離不得無聊之極憤惋之極反貪亂而寧脂于荼毒

如今人困苦到十分處生趣既盡轉樂死門云耳

十二章以風行有道興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君子

小人原不難知中則不光明垢則不清潔作字與征

字俱自制行上言

十三章以大風之有隧反興貪人之敗類敗類害人

傷物也聽言則對詩人自忖之詞王聽之則對知其

不能聽只是自家默誦如醉人一般妙極形容

十四章朋友有與小人作兩等人者末是此朋友卽是忍心不順之人朋友以譖上巳言之矣飛蟲二句記是賦體正意在如字上

十五十六章正言今日之亂皆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職涼善背爲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回遹亦小人競力以導之也民之來定以盜民之小人寇之也涼曰不可三句又極小人言其不難知也末句旣作爾歌又見其能揜主聽而不能逃桑柔之刺矣嚴云涼言刻薄競言彊禦盜言貪饕三者皆謂小人當時

必有所指由此三等小人故皆以職言之亦有理

雲漢

此仍叔美宣王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先提出箇旱的景象爲各章旱既太甚張本王曰以下皆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宣王憂旱所仰望于天者維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未有一言及雨其周章惶懼維恐言及之意言外可想且詞旨憂虞不倫不次讀者亦不得過泥支節以失詩人之意首章言索鬼神而祭之至靡神不舉而旱如故也二章言天地鬼神之祭一時

並舉而旱如故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四章望捄于親。若曰父母先祖生我者也。胡亦若是之忍乎。五章望捄于天。若曰昊天上帝覆我者也。將終俾我遯而後已乎。所謂疾痛則呼父母勞苦倦極則呼天也。六章只得無有以致之與祈年則孔夙矣方社則不莫矣。七章曰將羣工不同力與衆正以下靡不盡心脩捄矣。其柰此旱何哉。八章因儆戒而申勉之曰有嘒其星雲漢之昭回如故矣。旱益未有已也。大夫君子卽昭格無贏。其無以大命將近而棄爾成勞。此非徒

為我亦所以安庶正也于是又瞻卬昊天而呼之益悲切之甚矣

首章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二曰索鬼神是也曰靡神凡諸廢祀俱在內牲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用之易竭故曰既卒寧莫我聽咎已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連下蘊寧字有號呼瞻戀之意在

或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箕斗間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披天河以有雲為雨兆夜晴無雲則天

河明故曰昭回

二章自郊徂宫言自郊祀皇天至于宗廟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奠奠于地是方祭時事瘞瘞于土是祭畢時事上是索饗祀故曰畢此是脩常禮故曰宗后稷曰不克言力之不及也上帝曰不臨言格之不至也寧丁我躬言不先不後適當此時我必有以致之是自責語不可作怨望語

三章如雷如霆正是兢業之意周餘黎民六句舊以民與身與先祖三平不是周餘黎民二句即引下不

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自此而滅此所以不得不懼也。

四章云我無所應瑑日宇宙雖廣無陰以慭正此意。靡瞻靡碩正起下文之記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此即祭羣公先正之常禮今則因旱而祭爲民祈虎禳災也胡寧忍予玩一胡寧字恰像親亦見棄有責躬意在忍之一字又見相望以恩之意。

五章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寧俾我遯此與不能奮飛義同蓋我既退避或者召災之人去天變可回即唐明宗願天生聖人入主中國之意然此語認眞不得着寔解便去不得俗解謂我去則災不能及又呆人說夢矣

六章黽勉畏去又承上寧俾我遯再一轉語如云始欲遯去民生可憫又欲救之黽勉不能去也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謂日月星辰）先事而戒

故曰孔夙秋祭四方后土甫獲而祭故曰不莫有謂方社俱隨祈年而舉于孟冬孟春者非是則不我虞即不度其祈報爲民之心也敬共二句正申前說非不得于天又望救于神之謂宜無正與不知其故相應

七章友紀友字字法言相聯屬也散無友紀即于鞫哉四句見之蕃羣臣以憂旱之故職事散亂無復統紀也鞫是討慮之窮疚是形容之病左右有以侍御言者有以臣庶之左右布列言者俱備之

八章亦是勉諸臣救旱而致望于天。然情詞哀婉。比前更甚。若自已不能回天而惓惓望助于諸臣者。大夫君子即上庶正諸人。以戾庶正者。諸臣閔雨。原欲安民爲心。民安則諸臣亦安矣。曷惠其寧。脂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

崧高

申伯王之元舅也。朝廷之恩。溢于外戚。則私。外戚之寵。濫於朝廷。則僭。詩中歷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

德望之著。王眷顧之隆。周人喜幸之意。皆所以鋪揚
申伯之賢見其宜此封典而王錫王命王遣王餞言
王者不一而足。又見天子慇勤寵遇之意然首章敘
其始生之異平日之功分封之張本也次章始言封
謝之事因及召伯經營之命三章徹土田遷私人正
分封中事也四章築城建廟二者分封大事。故曰城
既就廟既成。見就國之有日也四牡鉤膺錫以就國
之儀也五章述王命申伯之語六章述王餞申伯之
事七章述周人相慶之詞就國時事也八章見申伯

之德足以重其言表巳作詩之意也然此詩詞多複疊須看其每章意旨所屬不爾便爲葛藤蒙冐如以敗絮行荒莽中矣如三章首四句與上章疊疊言分封之意不過與上同例衍詞也前巳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四章復云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衍詞也四章巳云王錫韓侯四牡云云五章又承之路車乘馬非重有錫乎承上文而述王遣告之詞又重言之也六章巳云謝于誠歸式遄其行七章又云既入于謝亦過接以起周邦等語衍詞也讀者須自得之

首章本美申伯卻及甫侯如今人做古文詞每借一人作點綴生色耳翰番宣三平看皆已然事也周以王室言四國以諸侯言四方以百姓言

二章言王封謝之意欲如此云云非命申伯之詞也申伯之先蓋嘗總領諸侯故曰纘之事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世執其功即上番翰宣之功作營謝之功者未是

三章首四句有謂親命申伯之詞亦非也疊上文以引下文耳作庸非作城乃建國也

四章申伯之功與上世執其功不同此言營謝之功也

五章言臨遣之時又以分封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只將上文衍說我圖四句述王者之詞往近二句述王者之意介圭瑞圭之通稱介者大也南土保郎首章維翰之意　介圭非瑞圭也圭大尺二寸曰謂之玠陳氏禮道曰王圭長三尺公桓圭九寸侯伯各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爲州牧則王以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獨有介圭此非朝會及王與諸侯相見所執

以爲賓而已

六章曰誠歸曰信邁見王與伯不能相舍惟勢不得已黽勉辭去誠信二字妙寫眷戀之意上徹土田定什一之規正則壤也此徹土疆取什一之賦儲委積也

七章戎有良翰應維周之翰句不顯三句吉甫推㡿喜之意而誇美之也

八章詩人要說到已所以作詩上去故復言其德業所在柔惠且直只一且字見剛柔兼濟之妙揉者摩

弄之使和調也述于言爲詩歌于言爲誦其聲足以感爲風辭之所敘氣象弘博爲孔碩聲之所浹意味深長謂肆好使其人不足美雖善作者文自不足稱此以美申伯非自誇其文也

五嶽嵩爲中嶽而毛氏以嶽爲四嶽山大而高曰崧堯時姜氏爲伯掌四嶽之祀申姜後也故詩人以爲四嶽之神降而生申伯以誇美之非謂崧爲嶽也堯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無五嶽之稱矣

烝民

仲山甫大臣也大臣斟酌元氣維持紀綱非有盛德不足以繫朝廷輕重非有大業不足以繫宗祏安危故詩前六章極述山高德業而末二章始及其城齊之事與巳作歌之意篇中曰保茲天子曰天子是若曰袞職有闕說得十分鄭重又見得山甫元老重臣只宜正色立朝雍容啟沃城齊之事豈宜以煩大臣末章仲山甫永懷吉甫深知山甫巳隱然默道其江湖魏闕之意而式遄其歸一語又蚤于車馬倥偬間斬袞繡還朝之望矣近時說者俱謂上言降生之異

爲舉德盡職張本下言德職之隆爲城齊之易張本城齊何事乃以如此盛德如此大業爲之張本哉俗學誤人正復不淺

首章首四句極淡極淺原只引起頌美山甫意蓋謂天之生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準則懿德者民之則也故論民之常性無不好是懿德者天生山甫懿德葢有深意在正欲保茲天子故生之以爲佐命之臣耳詩意如是原不必過求須知詩人此作以美山甫之德爲主懿德卽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卽是好山甫

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于天理故有好德之情。以下則詳山甫之德爲可好。而結之以德輶如毛一章。說愛莫助之。分明與首章好是懿德相應。讚揚旣畢末二章乃插入本事以終之如是而已。世人不悟因孟子引用爲性善之證而此處亦用性善之意謬誤可笑。卽如此說下面全無關照。已屬牽强且此處旣以性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發明山甫之同于凡民而五六章又深言山甫之异于凡民豈不兩相背謬之甚。

二章至六章皆極言山甫之德山甫之職以美之二章言其德也三章言王命山甫之職如此四章則言其舉職之事也五章再就待人處剛柔得中以足上柔嘉之意六章則言其舉德而以補闕終之言德又及于職也總之德業二字詩人作詩骨子此俱是形容其盛德大業處二章柔嘉一句最重德以柔為主書須文王之德只是徽柔二字柔而失道則曰柔奸柔而中則則曰柔嘉則字正發嘉字意前章柔惠且直亦是此義令德二句貫內外無不柔嘉也式古訓

力威儀正其所以爲柔嘉者也天子若明命賦若之
賦之者柔嘉之德也令儀令色與威儀是力又不同
上就巳然者言下就用力言天子二句非德之孚畀
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德之運行何以布天子之德
意都要体認重德上然此二句從德上說到事業上
去亦以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語脉自相接
三章俱王命山甫之事國老爲衆流具瞻故曰式百
辟者舊爲一人師傅故曰保王躬喉舌爲一身最緊
要處出納者出將王命入而復之非如今之臺省凡

蕃撎之地系綸所出入者也賦政非如今之大行藩臬乃六官之長布政令于四海者也

四章正言山甫舉職之事作詩者原不膠柱不必分貼上章但肅肅王命即上章之命也肅肅付託尊嚴有期于必効之意邦國二句明以鑒物明哲二句明以周身皆舉職中所不可少者夙夜匪懈正所以將命也所以盡職也保身正以盡職大臣之身關係甚重世人妄以全身遠害認作保身又以殺身成仁認作致身山甫之保身正其致身處看得自家身

知此意
纔是此

千亦若汪洲不是中行

千萬分崇隆萬分珍惜不肯污以尸素之名不忠之寔必置之于伊周稷契之間必實之為社稷宗廟之用與國同休正是眞能保處故繼之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五章合下章、各以人亦有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德之異於凡民處正終首章之意不侮不畏正所謂不茹不吐不茹不吐又正所謂柔嘉維則也、

六章維德輶一句屬人言只借之以發論言人多説

德輕然竟人莫能舉舉之維仲山甫此處已極形
容讚歎之妙愛莫助之又形容已愛之深處袞職有
闕二句此維仲山甫四字與上維仲山甫舉之又相
擊應

七章八章大意不過説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之
役故也然城齊甚易便當指日西歸歸則復當保王
躬補王闕耳江湖魏闕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
四牡八鸞三見不過疊詠成章穆如清風如清冷之
風化養萬物感人之深也

梁山

首章言韓侯入朝而王命之。二三章紀錫餽之事。四五章述婚娶之事。六章正言繼先脩職以終首章之意。穆王以來荒服不至。且韓近北邊為中國屏蔽。故首章言幹不庭方。欲其正遠人。末章脩職貢。又欲其脩內治。其中錫餽與婚嫁俱娓娓言之。又所以道一時之盛也。

首章梁山二句輕。只帶起之詞。夙夜匪解二句不平。朕命不易。有儆戒之意。幹不庭約束羈縻。俱是不專

以征伐言

二章受賜與上章受命是一時事詩每章各發一義又推本入覲之儀爲王錫句張本耳時以前爲士服入見此爲侯服入見者非首二句是入覲來時所乘之車馬淑旂四句以旂車服馬四分而鞹鞃句又屬車鞗革句又屬馬

三章顯父之餞王餞之也路車乘馬行時又錫之益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

四章時講多于此強排時次謂娶妻當在出祖之前

特以親迎而歸故置之此此俱多費無用心腸詩本非編年敘事何必乃爾迎止五句言韓侯親迎之盛諸娣四句言韓姞來嫁之盛着此一段快事文章生色

五章雖敘韓姞于歸之樂寔以道韓風土之美

六章復就先祖言之正以終纘戎祖考之意溥彼二句帶起下二句輕自其種類之多故曰百蠻自其種之大者言故曰追貊自其所居之地言故曰北國原非有二也因者因俗為政羈縻馴習之所謂彊以我

索也寔墉四句韓處北邊四者尤要務所謂虔共爾位者此也

江漢

淮之南北皆有夷淮北徐州夷也淮南楊州夷也江漢所伐者淮南故以江漢爲師人之路常武所伐者淮北故以徐州爲聯接之境此詩作于成功之後故言成功後事多首章正伐淮夷之事二章言經營雖就征伐言然已兼有返侵服叛之意在三章經營之後繼以彊理四章王命之詞舊俱以追述初遣時語

余以爲不若就報功將言徑接下章做一時事而末章則召公受命對揚語也。

首章江漢四句與旣出四句一則言順流而下一則言整兵而往蓋一意而兩敘之非有水陸並進之異。未求來鋪聲罪致討之辭匪遊匪舒固非急於爭利。亦無儆戒不寧意自是人心競勸如此。

二章不日伐而日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四方只大槩說蓋淮夷擾亂雖只在一方自王國言之卽謂四方不靖耳彼粘定

淮夷之四方與通指天下者俱謬四方既平四句舊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寧總承而中以王國二句平對不若兩句各相連說四方平則王國定時靡爭則王心寧以王國王心承上告成于王殊覺直截痛快

三章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不是册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在內此章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式辟四句是述王命之詞淸其侵地曰辟徹疆土則式辟之事也極者一定之制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極同疆理正徹土事至南海則盡淮夷

之也矣

四章舊俱以爲追述王命召虎之詞余以爲只就賞功時言覺承接下文更便葢曰王以旬宣命虎實以文武之時召祖楙功汝今日之功毋曰以予一人之故也葢汝祖召公是似矣女于國爲功臣于家爲哲胤今既肇敏戎功則錫爾以祉固其宜也故下便以圭瓚山川土田授之旬宣通解止承疆理未當來旬徧延行于江漢之上來宣布王政于江漢之民也

五章有以釐爾六句皆策命之詞者有以圭瓚四句

爲策命之詞于周二句爲敘事之詞大都六句皆以策命之意檃括成文原不必泥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責臣子以忠孝必使召虎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賞非先王之賞乃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國榮家慶感激一時勸功之道真非秦漢而後所有召虎此時稽首颺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只曰天子萬年一語尚非祝願正是形容不出處君臣之間雖不可以論報施君厚臣以率祖臣祝君以萬年亦可見篤厚

慇懃之氣象矣

六章上虎拜稽首是拜于岐周文廟受策書將下虎拜稽首是拜于家廟用圭瓚祀召公時對揚王休帥宣揚策命于祖考前如後人升遷告廟之禮告祖既畢又作廟器以勒策命考成也紀一時茂績盛典之可述可傳者故曰考天子萬壽是祝詞既勒策命又勒此詞于其后志感恩之私也明明四句舊說勉進之詞劉安成云與天子萬壽俱作勒廟器之詞似更有理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寔忠臣愛君必望

之有永而規之以所不足武節飈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旁流萬年之計也至於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斁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常武

周都豐鎬淮夷遠而負固故最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既命召虎克定淮南此又自將淮北一時聲威氣燄昭布華夷出于積衰之後既属中興又属親征故詩中揚厲之詞俱十分張皇鄭重敘宣王則曰赫

赫明明。曰赫赫業業。曰王命。曰王謂。曰王奮。曰王旅。曰王猶。敘淮夷則震驚驛騷。旣來旣同。等語俱口角矜耀不一而足。須識此意。一二章命將之事。三章在道。四章至淮。五章形容其兵勢之盛。六章則言其功成而凱旋也

首章親命正將也。夷屬以來威靈不振。幾于泯泯滅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眞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明。曰南仲太祖則世將也。曰太師則大將也。曰皇父則名將也。無非見此番治軍。非小可意。整

六師是總舉之詞詰戎兵除戎器皆脩戎事只串說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此之既敬既戒下云不留不處所以爲王者時雨之師也徐夷南侵諸國不寧故曰惠此南國

二章策命副將也左右陳行薔結陳而行不使步伍之錯越也而又戒吾師旅常存嚴翼不敢怠慢方可萬全取勝率者環視以行師之狀言省者省視以問罪之意言三事三農就淮上之人言高原下濕平地爲三農

三章赫赫二句重看此與上赫赫明明俱極摸擬之詞有嚴即就上赫業見之王舒六句一氣滚下王師之行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自損却威嚴今匪紹匪遊而徐方無不驛騷無不震驚有如雷霆之作于上而若是震驚數句反覆形容急趂而下正極言其驚恐之狀又非徒疊言以成章已也驛騷者王師所至聯絡騷動不敢安居字法妙品

四章師至淮上矣描寫師中景色王怒于上將怒于下師徒如雲排列淮濆之上截彼淮浦一句即是矣

無矢我陵之意合入句䙌之想當時屯兵淮上說得恁地可畏總見王師無敵仍字訓就如云不勞費力手到拿來然此此時非便執之以來亦只言其勢如此五章又極言王旅之盛俱自其氣勢言之王旅句提起下數如字不作譬喻乃形容之詞江漢言衆者六師之集如江漢之淼漫一望無際令人所謂排山例海而來也不測只是奇正互變分合無常不要就謀上說此皆以氣勢言故耳餘注自明洗滌其穢咸與維新曰濯

六章王猶之信寔不專就行師言凡平日廟筭皆在內上四句趕到天子之功下四句趕到王曰旋歸餘只疊疊說只一意而反覆狀之不必纏繞歸附曰來集合曰同稽顙稱臣曰來庭革心歸正曰不回。

瞻卬

當時致亂之由只是寵褒姒任奄人然女謁盛而後宦官進故詩中維匪教匪誨二句及下鞫人四句兼言婦寺餘俱著褒姒之惡而舍爾介狄一語驪山之禍詩人已逆睹之矣

首章瞻卬有望惠之意昊天以惠民爲德惟不惠所以不寧而降災惟降災所以邦危而士民皆病一氣滚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蟊賊四句承士民其瘵而拈出受病之事。蟊賊句就王貪暴之貽害言蟊蟊賊者害苗之蟲故以爲害民之喻而罪罟又從蟊賊中抽出言之。

二章有以前四句承蟊賊後四句承罪罟說者有以有之奪之屬小人收之脫之屬王者更謬此還是形容罪罟不收之意民人四句感討削黜之不當也。下

四句出入死生之不當也罪罟之顛倒悠雎如此蟊疾從可知矣

三章正窮亂本以終首章之意維厲之階正與大厲相應亂匪降自天又與瞻卬昊天二句相應爲鴟爲梟深惡痛絕之詞匪教匪誨言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爲我教誨婦寺之言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爲譖爲慝而已何教誨之有

四章申言婦寺之害上四句兼婦寺言下四句專言婦人專政也譖始竟背不是言背于行今日譖言至

後日而不驗也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正伎忒之常態如賈三倍二句引起婦無公事二句君子精賈事婦人與公事俱是事之反常者如字乃假如之如非比喻也

五章天何以刺二句呼起之詞不祥即指刺與不富言威儀句輕如小子蹻蹻之意只足上不吊句意又引起人之云亡句耳時講泥注兩又字以威儀人亡並言注意自圓人自誤解看下節再與人之云亡自見輕重

六章承上章重言之以警王警王意即于重言處見幾字猶今人云險些兒也

七章述巳憂亂之懷更以囘天善后期之正見忠臣愛國苦心善後全要囘天囘天只是法祖后指后日言非子孫也　鴞與梟不同鴞音驕梟音枵鴟鴞鴞梟說文云不孝鳥也食母梟食母賊害其親者也鴞攫鳥子而食賊害他人者也故以爲哲婦傾城之喻

召旻

此詩以喪亂無聊之詞寫低囘不盡之感大約與小

雅苕華諸章相發首章陳亂象也二三章著小人之害也四章狀亂世之景也五章與小人之自引退益絕望于王而反以致望于小人明知爲無益之言亦無聊之極不擇音而然也六章亂有自而人不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乃不肯知也末章舉今昔盛衰以歎之不尚有舊亦勉之亦醒之然正以歎之也

首章一氣說下天疾威故喪亂之降篤矣篤降喪則饑饉之禍深矣饑饉之民安得不流亡流亡之後安得不中國與邊圉盡至空虛然至此者小人也故小

遂及之

二章罪罟與前章言用刑者不同卽指小人言言小人之害民如陷之羅網中也蟊賊言其害昏椓狀其人回遹狀其心術皆反覆形容語耳

三章言用舍之倒置也孔塡塡字註解作久余意與前孔塡不寧都作病解更妥蓋憂時而病也我指兢業者言

四章言國家憔悴如艸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本章兩潰字一訓遂一訓亂葢水

之勢橫暴四出故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
亂

五章維昔之富四句舊爲昔時之富不若今時之疚
亦不意至于如斯也詩絕有境如此牽合將兩句扭
作一句反覺味短徐玄扈云時以時言茲以地言
昔之富不若今之病也而今時之病不若此處之甚
也得之矣然尚稍未妙余意只以上昔之富今之疚
兩兩頓跌以見其慨嘆之意而下時字茲字只以不
解解之當云維昔之富固不至如是之病也維今之

疢固不至如茲之甚也茲字時字不必大大分別感慨無限正自可想引以長言下文弘以潤言

六章池之竭矣四句口中說池泉所指在亂本非比非賦題面不着如字便與如彼歲旱局勢不同讀者正須如此辨體朱子常云看詩不須着意去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泉四句吟咏者久之此眞善讀詩令人尚寬殺此老不栽我躬槩連上溥斯害矣不專爲一己慮也

七章低回之意欲言不言欲盡不盡俱于句中見老

說个召公便見任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任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末遂說不尚有舊意自顯然若先說出反淡且不尚有舊只說有舊而不用意又在言外古人立言其隱躍如此

詩經偶箋三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周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此特周頌爲然商魯則異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

間以親疎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于魯

清廟

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者肅雝文王之德顯相多士秉之此皆文之德所在也對越駿奔走此皆文之德所感也此即所謂顯承也此即所謂無射也但顯承之詞急而反無射之詞緩而順此俱重文德不重人心之誠上清廟句輕顯相說肅雝多士說秉德此行文錯舉妙于鑪錘處對越二句有作串講者只要發文德於昭人心如在意出仰而在天如見文王俯

而存廟如見文王平敘亦好

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即其樂歌也

維天之命

首四句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合天只將天命文德並舉而言之此又妙于擬議讚揚處於穆不顯俱是贊詞宜重不已及純字於穆不已猶言嘿運不窮也不顯之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即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即是說純者之昭著也溢註訓恤似未妥叠

盈溢也文之德旁流四被及于子孫如水溢而旁及之曰溢文之德達之家國天下散之行事子孫一一取而捨之曰收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所牴牾曰大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德愈厚世澤愈長曰篤此俱重文德不重子孫能繼上

維清

文王之典敬止之迹也故當清緝熙下二句亦非所以當法之故只一直說下此原重文王之典法文典意輕緝熙者只常常清明便是肇禋句只見文典用

之輙効何必以肇禋爲武王時至今當成王時時謳
讴歌達者通之太平有象便是禎根有成來

烈文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尸歌烈文首二
章嘉其助祭錫福之功末章進以德受之以德正所
以不忘其功烈文句輕錫茲三句一直相承然意有
次第祉福以上者一身言無彊則進之子孫矣無封
四句不可以崇德報功乎對上二句只引起下二句
意說爾在國之賢如此已當尊崇況又念此戎功之

不可泯乎繼序皇之亦只世繼侯封日益昌大不作加地加律說末章無競四句只論箇理末以前王實之方是徵驗處當奉祭廟廷時就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證佐使其惕然有感動處而永飭勸勉之意自藹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　無競四句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

天作

此祭太王之詩大意重太王上康之處要見荒之者在前故文王之烈得以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即保之

處亦重太王開闢艱難戒意不重曰荒之曰康之玩兩字義見創守之異二之字俱就岐山說

昊天有成命

此詩嘗以心字作主繼世之君多以成命可徼于是心安逸豫無以爲承藉天命之基如築室者基址不固雖棟宇巍然巳有土崩之勢矣成王以不敢康爲心夫心之不敢康者不狃狹小不落疎浮故其所以基命于夙夜者如是宥如是密夫宥密之心決無間斷決無昏昧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成命在

天文武之開創雖與天下以更始而不能與天下以安息肆其靖之謂休養安輯也維有以基之故有以靖之耳時講以心德纏混可厭卽注于緝熙就文武之業言似終未妥商之

我將

㯻秸陶匏繭栗祭天于南郊尊之也牛羊簠簋㽃俎祭帝于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人于首二節分開末節打合甚無謂此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天原以天爲主文王爲

配故末章只說畏天且惟天眷文惟文格天法文王正是畏天中事說畏天已自包却傳中呂氏之說甚明何必窺管刻舟如此我將三句對天之詞不得涉誇有以我字爲躬親維字爲不敢過等語俱不可用儀式刑不過重疊成文古人多用此法如自古在昔先民之類伊嘏文王輕只祭時稱仰之詞其右之既右享之總言其享非于天則疑之文則信之也註蓋不敢必與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詞非詩中意

時邁

王十二年巡狩見周禮然武王受命七年而崩此會同祭告是華商之後巡行侯國春岱嶽夏南嶽秋西嶽東北嶽之事也故曰時邁首章昊天其子之設問之詞也應之曰天寔右序周矣今諸侯震疊百神懷柔信乎神人倶以我王爲后矣于是復歎之曰昭明乎我周也在位序文德求此一王之新政所以順天心開王業也昊天之子之允矣惟王能保之也首章其字疑信審度之語與下寔字兩允字正相照蓋武王誕膺天命眷念靡常口吻間如有旁皇不自信之

意正其敬畏天心處右者右之臣民之上序者序之夏商之間百神不止河嶽河嶽特其大者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求懿德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俱是

柴望　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五嶽四瀆望而祭之故曰望

執競

此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武曰祀武世室而以成康配也頌三后處俱有功有德執競不顯德也無競是

皇功也武王之功甚光大故自其內之所蘊者而言曰執競成康之心甚有密故自其外之所著者而言曰不顯然守成之德難見不如創垂之功易見故詩兩呼成康而申之曰斤斤其明斤斤正不顯之德也見其德于無競者為有光而上帝是皇非偶也奄有句輕只引起下文之詞鍾鼓二節有以樂備禮謹分者未是上既言三后之功德矣而樂之作正所以象功昭德樂大者難于和今如是喤喤也小者難于集今如是將將也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由是而

降福穰穰亦三后之降之也穰穰則簡簡矣此正工祝致告之時主人未敢怠玩威儀尚爾反反而三后醉飽于上福祿之來反覆未已孰非啓佑之餘休哉如此說方關照有情威儀句原不甚重

思文

周人推后稷以配天首唱之曰克配正明其非忝竊也下正克配之寔后稷教稼本是小民本分中極質極樸之事然經天緯地俱從艱食中出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故曰思文周人此詩似更于教化邊重正是

善揚厲祖德處立我黎民開說下來牟又于粒食中指言之陳常只在養上看出敬敷五教自是契司徒事註中皆得以陳甚有分曉曰帝命率育稷本体天心以養兆民德之及民與天無二配天何疑○立我烝民予意不作粒字解只是立命立德之立于極字更覺切且來牟下已言之不必重舉如此章意全就陳常一邊下思文之旨更覺融洽蓋不言稼事而言教化詩人微顯闡幽之意也

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

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

春秋無麥則書來年之重如此

臣工

舊說以咨茹爲敬在公之事是也然以下章爲咨茹之事似尚未妥蓋三月治田豈待咨茹而受上帝之明賜何以爲成法大抵成法所包甚廣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及一切脩稼政簡稼器凡屬明農之務皆是但力田者爭時進功是第一件緊要故下文只詳此意時方暮春便念二麥將秋西成在轉盻間總是

維恐後世之意然亦所以敬在公也臣工如鄭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皆是保介又從中拈出一人言之兩節俱以嗟嗟起正是未語咨嗟其見殷殷重農丁寧告誡之意

錢以啓土五耕用錢鎛以去草五耨用鎛

噫嘻

日成王則康王以後之詩周禮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其吏皆大夫此當是戒其主吏故曰三十里曰十千率字一氣說下播必先耕駿發四句有以地與

人平對者亦不妨但須圓活耳葢率一川十千之象耕一川三十里之地非地自地人自人也玩亦字自見

振鷺

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爲微子而作而振鷺不明其事故總以爲二王之後然宋旣仍殷舊尚白以振鷺之潔白象其縞素似更有味備之

詩意以德爲主容貌德之符也聲譽德之流也振鷺二句不可作輿體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客就助祭

時容止言非顏色也無惡言奉之爲君無斁言敬之爲客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詞非期望之詞因人無惡斁而幸其能保此譽非即此是譽也

豐年

豐年二字吸起章脉黍稌之性異宜兩者俱多則眞豐年矣萬億及秭高廩之數也烝畀二句頂酒醴言洽百禮包養老尊賢各項在內與載芟章不同降福句言豐年之祥偏也

有瞽

周人始作樂而合乎祖故賦有瞽樂以昭德報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古悖故合奏于祖以驗之首章樂工備也二章樂器脩也三章始言作樂之盛傳于首章言總敘者言有瞽便見得作樂言在庭便見得合祖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眡瞭三百人相之作樂者瞽師設樂者眡瞭庭祖廟之廷說在周便見是一代新聲設業二句以簴爲主簴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樹羽懸鐘磬之制作懸下應田者非應小鼓田大鼓縣鼓即縣應田非言

縣而鼓之也。鞉以節樂。磬以收樂。柷以起樂。圉以止。樂。簫象鳳翼。管如遂。旣備。乃奏。安頓在簫管上。此作詩者章法妙處。喤喤二句。一順說。以和字作主。喤喤便是和。鳴不雝則拘迫而不和。不肅則混淆而不和。故肅雝而後謂之和鳴也。先祖三句不平。重先祖上。此原以合乎祖也。

潛

此冬薦魚春薦鮪之樂歌。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薦之。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說

雝

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下二節正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穆穆孝子主祀無此一段玄默深默之意不足以通神明亦非以相祀有人遂晏然無事之謂於薦廣牡只是陳牲以告辟公相之便了將講紛紛必謂辟公以廣牡助祭可笑之甚眉壽繁祉皆已然事正昌後之寔既右二句就今日之祭言之又見廟廷肆祀皆宣哲文武之德自貽之非孝子

之有以及親耳
言文德曰肅雝曰穆穆此辟公天子分明畫出文王
精神來

載見

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首章諸侯來朝也二章率之以助祭也三章歸功于助祭者如烈文之義章者禮樂政刑之屬非祭典也龍旂三句不可以車馬見鬪對看只照本文平平敘去車旂服物之有光采足以增輝上國故曰烈光以孝以享

重王者率之以祭上孝者盡志享者盡禮介眉壽三句一串說言壽以享福也根上孝享來此處且不須說諸侯爲我介之之意眉壽則多祜之永可知矣即此之謂多福即此之謂純嘏烈文三句又括綏以字俾字始致歸德辟公之意耳

有客

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此蓋其受封之後來見周祖廟之詩首章言其始至後二章皆言其將去而留之讀此詩見王者待

人忠厚無猜無疑其一種殷勤篤志之意千古猶可想見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即微子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此正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在夷齊兩賢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有萋有苴句有就微子威儀說者有連下句僕從說者並存之左右字綏字妙得留賢之意用天子禮車則大路旂則大常用天子樂朝廷以雅宗廟以頌所謂淫威言浸淫于等威之外也此亦于綏之中取其

最重者以示可留之道非自誇其待客之厚

武

此大武之首章也樂以武名此詩不敘武功專言其用武之意亦猶思文頌稷言乃粒而重陳常不獨揚厲之工前聖父子祖孫兄弟實有一段相知處欲以示天下萬世耳無競維烈就混一天下虛說下爾功正與此相應允文二句董仲舒所謂作樂者必本諸始反本之謂也此處點出文王允文又見大武作述不獨為湯之忠臣更為父之孝子正是發墨點睛處

遏劉有以止紂殺言者有以歸馬放牛言者余謂二意皆有紂之播虐剖心刳孕斮脛皆殺機也于戈弓矢兇器未藏猶殺機也武伐紂又戢干戈纔是遏者定爾功言能嗣文之德致此無競之烈也

閔予

此詩不必强分渾一章讀之脉自井然成王當日痛牘衣之不及哀慕不忘誦章首三言何等悽愴怨慕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見守成之本念皇考却從皇考之念皇祖處此等處比壽常孝子終天之痛

世主守文之道較深較遠周家祖孫父子淵源只是一敬文曰敬止武王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曰夙夜敬止永世克孝孝即敬也夙夜敬止敬即孝也繼序思不忘即上夙夜敬止推巳明心勉敬之意不必更入敬字不忘就成王心上說有天下曰業以天下相承曰序又承上武繼文成繼武生來篇中閔予字於乎字惻然可念

訪落

通詩俱道其延訪之意首二句言巳欲率昭考發其

端也於乎二句言昭考之未易率也將予二句即上
悠哉之意而申言之猶顏子之所謂欲從末由維予
小子語氣于此一頓跌未堪多難益言昭考之不可
以不率也昭考之率文王也陟降庭止今日之紹昭
紹其在庭在家者正率之之事也而未二語結
之語意一滚而下原無層節有以泮渙而上爲道之
難求紹庭四句爲求之于事者大謬
艾之爲言盡也道遠故不能造到盡處紹庭二句以
紹字貫下庭家二字郎奠增之義似不得如常講拘

着何事保其身使之安也明其身使之哲也有以保

屬多難明屬泮渙尤謬

敬之

首節俱是述群臣之言敬之不是敬天只是戒愼便

是天惟顯思二句相承說無日高高三句正言天之

顯處陟降二句亦一串說茲字正打上士字二節不

聰敬止言已之不聰而未能敬也敬須有箇入門入

門之法只要心體光明而求光明之法又只在學就

將學也就將之不已緝熙也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

從就將得來學至緝熙則光明之心體復矣光明者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光明明德也緝熙明明德也此便是敬之極功不言敬而敬在矣顯德行與光明不同光明就自家心體言顯就人所告戒有形迹可據者言葢示之不顯非不聰所能領而所謂就將緝熙者亦或有似是之訛此成王意也

首節余意作成王自言更妥不知朱注何以作羣臣語然相沿已久不得不從二節不聰字猶不肖不佞不穀之謂今俱作緊要字面謂下光明字即此聰字

明原屬心屬目聰原屬耳何必牽繞

趙士會曰學是心學包得敬在說學敬便差此論精甚

小毖

訪落懷始也所以處常小毖謹後也所以處變成王此時說誅管蔡骨肉之變一爲慘然一爲瞿然終有不忍明言者故借蜂鳥爲詞此成王傷弓之鳴亦關弓之泣也不得以管蔡明說纔是詩意首句悔恨懲創之詞注何所字與其字神情不合莫予荓蜂四

句舊以輕使輕信平對而以莫字貫下于詩人委婉之致眞不翅卯酉相望細味之此中有無限悔恨意在莫字肇字絕妙云蜂能螫人莫予蜂之使也此自求辛螫而已其始也見桃蟲而信之豈意其倏忽之間拚飛遂爲大鳥哉如此詞旨廻翔又復激切始于懲毖之旨有會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已不堪變又叢集也集蓼有暗指管蔡說者有謂此時已平管蔡只泛言者還就管蔡作痛定思痛語咨嗟慨歎更覺有情

載芟

此詩大指及彿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胡考之寧是祭祀燕享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于神此報賽所由作也細分之首節之言耕芟柞如薙氏之芟艸柞氏之攻木此反上之耕也二節之言耘初治田除治其故根之未盡者也三節始播種之耕也四節種也五節苗生未齊時也六節苗齊生而耘也七節前三句穫也酒醴貫下三項俱就國家說皆豐年之慶也末節感

神休之遠也。

思媚其婦當云思媚者其婦也有依其士當云有依者其士也舊作士媚其婦婦依其士尚欠直截函活

是漬種谷未圻時其達是穀含氣欲生時有厭言苗有先時而長其長者傑然厭厭言苗巳同時皆長無不厭厭然故不可不耘耘必詳密曰緜緜在野曰穫濟濟以穫之人言在場曰積有實以積之禾言萬億及秭言收成之多也有指爲積之數者百禮與豐年章不同此專就祭祀言如祼將妥侑迎賔送尸之類

祭祀燕享俱屬國家說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大有之年燕禮豐隆自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豈不蕭然且以地言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良耜

首二節耕也三四五節耘也六節穫也七節豐年之祥也末節報賽也伊糾伊趙挃挃栗栗如墉如櫛俱體物妙語犉牡秋祀方社各用其方色如小雅以其騂黑之謂也

絲衣

說曰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儀禮賓三獻尸之后主人遂獻賓及宗人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盖于祭之後通敘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不重絲與俅俅上自堂徂基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鼐鼎省鼏也三省皆往告于基壺濯籩豆在堂上故曰降牲與鼎在門外故曰反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鼎鼏不言自與祖豢上文也兕觥三句正是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不與祭對看不吳敖言語上見不敖就威儀上見胡考句就士言之

絲衣　爵弁玄衣纁衣皆絲爲之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自堂三句　門左右皆有夾室謂之塾塾前謂之基主人所立在內西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士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乃及西堂視几席兩敦畢因及西階而降往于基告曰濯矣具矣羊牛

在門之外居鼎之南又往門外視牲反于基以告曰

充矣又舉鼎冪觀之反于基以告曰潔矣此禮之次

也兩敦受黍稷器冪鼎蓋

句

朱鬱儀謂此下四詩皆大武樂章似有禮此詩于養

晦用介處須看得好莫將武王作用說來與操莽相

逝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遵養非

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拈二時字纔

見聖人無利天下之心只是與時偕行爾公允師亦

只足師其時非師其武歸馬放牛之後子孫安享太平何武之足逞哉於鑠以器勢言守而不動曰遵蓄而未發曰養純熙有王氣昌隆光輝不可掩之意蹻蹻有仁人無敵之意造訓爲就業之有造于后人者言公小雅膚功亦作公肆講謂公者言其無私似强

桓

此武王克商之後頌其用賢士以致太平也綏萬邦三句意本跌向下面而匪解句正承上接下之詞保有厥士用之四方天子以四方爲家四方有人則家

已定矣舊以上除暴安民下任賢圖治平對不知何解於昭于天二句總是贊詞於昭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與泰誓穢德彰聞語正相反照然於昭句不宜頂上克定句謂家定則民安民安則天慰皇以間之亦不宜頂上於昭句謂惟其於昭故宜其代商也各各虛描爲妙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然王者時雨之師也故屢豐保有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艱掃穢出萬死得一生而鳥盡弓藏往往而是蓋刻薄之風熾保

全之義微矣漢高大風一歌帝王氣象千年在聲响間至今誦威加海內安得壯士之語頗與此桓桓同方意竟彷彿然韓菹越醢使功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保並無保全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自見其不相及矣

賚

詩以賚名篇武王大封于廟作也徐徽弦謂後人所作雨我字俱代武王口氣武王既受命封建自應在開國之初安得非武王事文王二句見分封在今日

所以分封者皆文王功德所致武王推本先德自當如是數時二句正明巳分封之意然不曰分茅土而曰敷繹思最可味今日土宇版章凡土宇所在皆文王功德所在言此欲諸臣知締造之艱也曰我徂求定欲諸臣之共求其定也末二句將周命再一提以警惕之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數思者在諸臣語氣正相呼應但此詩以安天下爲主勤止只就求寧觀成上說將講云肇造區夏于勝事有碍至于繹思亦欲其共安天下君謂武王恩澤不可不念又淺陋

之極矣

上繹思就文王說下繹思就諸臣說朱傳如此世皆從之余意不然兩繹思即書汝往欽哉汝念哉同宜一樣看分封大典王者申命而遺之丁寧訓誡反覆詳愼如云我今敷此大封之典于是汝繹而念之我恭往而求天下之安定也嗚乎此時周之命也女繹而念之哉如此覺情詞踴躍快暢文王之功德上勸止句已言之矣何須再贅

般

武王既踐阼周行方岳祭告朝會此即舜巡狩柴望秩于山川肆覲羣后之事蓋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陟高山三句是祭告事敷天之下二句是朝會事然因朝會而祭告不可平看陟高山三句內雖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墮山喬嶽即高山也高山有狹而長者有高而大者皆陟之此就一岳言由河所以周四岳也不重在河亦不重在翕上如云泛河水之安瀾云耳敷天二句正發朝會之意首尾再與時周之命見天命人心咸與維新令人有暢然處亦

見新朝氣象。然不必就命令說

詩經偶箋卷十二終

詩經偶箋三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魯頌

詩伯禽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于坰野。尊賢祿士。脩泮水。守禮教。東略淮夷。新作南門。脩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頌。按王肅云。當文公之時。魯賢臣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魯頌皆史克筆。而班固王延壽以爲奚斯誤矣。

崔爰曰魯不當有頌序每篇言頌者名生于不足故也。

崔仲凫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檜曾無豳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

駉

衛之美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之頌僖公

也曰思無疆思馬斯臧一也考牧國之大事故括此一章言之每章上思字就平日政治各項泛言之下思字始着落馬上無疆思之遠無期思之久無斁思之勤無邪思之正彭彭言盛伾伾言多力繹繹言長驅不息祛祛言强健馬之盛還於彭彭等字見之不在歷舉毛色上凡說無疆等要與末句相關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馬臧者行地無疆故應上無疆字驥雖不稱力有材力者能耐遠故應上無期字易廣八卦傳于坎曰爲馵足爲作足馬之作足者其行無

休息故應上無數字焉善御者不失其馳故應上無邪字都各章自相照 薄言略舉之詞略舉已無不有言盛也

有駜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首二章燕飲也末章頌禱也舊于首二章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大泥只是飲而洽情以相樂耳夙夜字不必滯活看振振鷺四句有以舞與樂平對者有謂鼓以節樂者后說較妥然謂振鷺之舞爲伶人醉言舞之舞爲自舞亦似不必自令

以始非一歲也有穀不專指禮教信義寬說此于胥樂兮稍黏上文意與前二章略別

泮水

美僖公能脩泮宮也在泮飲酒而上述當日事慶幸而賛美之既飲旨酒至末皆頌禱之詞獨詳于淮夷者淮夷世為魯害書載伯禽奄宅曲阜徐戎並興春秋僖十三年嘗從齊桓公會于醎為淮夷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病鄫凡人之頌固生于其所不足者也首二章要得躬見之意魯侯之旂猶昔

也鸞聲猶昔也馬猶昔也以今之戾泮而頓覺其茷茷焉噦噦焉蹻蹻焉興衛之儀若以泮而重自魯人見之然也小大之從所謂環橋門而觀聽也匪怒之教所謂敬敷五教在寛一時泮水之士所謂春風煦之時雨澤之者也三章之飲酒亦幸詞也而下遂以頌禱之言致之大抵詞之頌禱者意長而語短一事不足以盡其意又取一事以進之既飲旨酒四句願其壽而又長道以服衆也穆穆章願其敬德敬儀以則民願其允文允武以格祖明明章願其以明德服

淮夷皆頌禱也濟濟章言魯之所以制淮夷者不徒在致武而在得人德心句重下之勇以成功和以居功皆德心也角弓章言魯之所以服淮夷者不徒在軍容而在廟筭爾猷句重勝筭在我角弓束矢戎車徒御皆猷之輔也而下遂以淮夷納欵歸化之事終焉

二章其音昭昭言臨幸泮宮人人傳播其聲音昭然國中也有作講稅犢經之音者謬

三章既飲旨酒四句有以飲酒而介壽以道而服人

平對者未是只串說下爲妥難老不宜講作長生人壽幾何形容易老令飲酒介壽若使之不遽老者然長道如仁義禮樂皆是過泰論振長策以御宇內權謀之善者曰長策道治之善者曰長道羣醜以晉人訌

四章穆穆句輕則民格祖平對重二敬字二允字文武兼備所謂無不孝也多稀泛說不必是烈祖所錫只自求多福意

五章既明其德正是服遠之本不得以文德武功對

看既作泮宫二句亦非文德威化之謂只形容泮宫脩治氣象改觀之詞虎臣四句兩在泮亦點綴語重獻功不重得人上

六章德心句重看德心者鞠躬致主同仇殲敵之心也有此心自然立功居前爭功居後烝烝衆也皇皇大也不吳不諠譁也不敖不輕躁也訩問訟之官也

七章兵備兵謀開說稍重謀邊此卒獲正是孔淑不逆卒獲生于平日不服上來言其後日畢竟獲也

八章元龜象齒南金皆所獻之琛也禹貢淮夷之貢

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荆揚貢齒革九江納息大龜惟金三品荆揚皆有之淮夷惟此三物亦見其搜興物以獻誠之屬也

四章之化民與三章之服衆不同服者只是行此道以服之與服人以善事同化者敬自脩之而民得于觀感者自化却與道之以德事同五章之明德與四章之明德亦不同所謂敬明其德者就已之德而言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所謂克明其德者是脩德以服之即論語脩文德以來之也七章之卒獲與八章之

憬悟亦不同獲者以智力屈之憬者彼自覺悟而來也

閟宮

此詩美僖公脩廟而作篇中皆張大其詞以爲頌禱猶斯干之意耳首二句先提出脩廟即推本有廟之由乃直從源頭說起自赫赫姜嫄至纘禹之緒見周人之始生自后稷至克咸厥功見周人始有天下而有周則有魯自王曰至附庸見魯之始有封國而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而下

始言僖公祭郊廟獲福之事秋而載嘗四節是詳廟祭之福天錫公章是詳郊廟之福末章申明脩廟與閟宮二句相應此其大略也然此詩原因脩廟而廣言之故周公之孫十二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秋而載嘗以下言廟祭者致詳而天錫章只言獲福之多不言郊祭之事此等處俱有分曉不可艸艸放過首章閟宮深閟也惟深閟故侐然淸靜實實以下盤其言枚枚以上結構言此二句正當日脩廟事下原始以誦之魯爲周之支周爲后稷之胤后稷爲姜嫄

之子故從姜嫄說來然自此至附庸止詩意只以啓

傳公耳赫赫六句稷降生之異降之九句稷功業之

隆然九句中自百福至下國是天降福以及于稷就

封有邰言俾民至下土是稷降福以及于民就教稼

穡言曰百福者稷以種植封是降之百谷降之福也

重穋植穉非專指黍稷菽麥是就百穀中種有先後

熟有早晚者言有稷二句與黍稷二句又不同上以

天降之意爲重此則教民徧種上說奄有下土正頂

四有字說去謂稼穡之教徧天下也纘禹之緒句輕

帶

二章推言周家自太王初盛文武興王只引起周公相業爲下封魯張本剪商言其勢也從僖公將推言商所由剪始於太王非太王初有此志也致極也屆至也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絲毫未絕武王决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始興牧野之師此語形容武王應天順人曲盡克咸厥功巳包周公在内然不必補說侯以列爵言宇以分土言

三章上俾侯于魯告周公以其意而此乃命魯公以

龍旂二何還燕郊廟於秋二何串屬廟可也

就封也亦見郊廟之典于此脩矣龍旂四句廟祭也皇皇三句郊祭也是饗二句郊祭而獲福也合下天錫章意在周公皇祖廟祭而獲福也皇祖注指羣公不是后稷合下秋嘗四章意在獨龍旂二句諸說紛紛有指郊祭者指廟祭者亦有兼指郊廟者爲廟之說者曰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郊祭非龍旂也爲郊之說者日周禮司常載日月之常交龍爲旂旂十有二旒日月即龍旂也郊特牲亦日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故意其爲郊也留此再考郊只孟春行之故春秋二句定屬廟

四章至七章詳廟祭獲福之事公車云云是武功亦曰致敬于廟者武功亦善繼述中事也泰山二章就獲福後言之也載嘗至洋洋所謂匪解不忒有慶以下皆福女之寔也牛觸則不肥夏制以福衡見其豫也白牡祀周公羣公則用騂所以別周公于王者也犧尊祭器也毛炰胾羹祭品也毛炰一物胾羹二物籩豆大房三件籩豆魯公十二周公十六大房以載

千乘應徒十萬三萬或不舉國而行也

牲體亦器祭也萬舞大夏象文大武象武也俾爾六何只散散說去不必強對俾爾神使之也方盛爲熾無所不盛爲昌有年爲壽維祺爲臧不虧何土地無侵削也不振何人心無動搖也三壽三老也岡陵合上總魯邦是常意

五章公車至敢承皆武功也有謂千乘之車徒不應止三萬者要知千乘三萬都詩人偶舉之詞耳朱英以飾矛矛又以二綠縢以約弓弓又以重此公車之盛弓與矛載之車上者故屬車公徒之冑貝以飾之

朱綅又以綴貝烝徒增增而盛此公徒之盛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與其會伯會封魯淮徐並興故曰戎狄膺荆舒懲下又將福壽反覆言之富謂年之富也胥與試味一胥字舉朝皆老成不止于三壽矣無有害無後艱也

六七章反覆其詞皆以擴土宇為說乃福之最大者以終保彼東方之意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封内言餘所未有者故皆以遂荒冠之徐宅海邦皆連屬魯之東者淮夷蠻貊皆連屬于南

者魯侯是若順魯侯之欲非人之順于魯侯也

八章郊祭獲福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也逐句散說不必牽合眉壽保魯句保已有也居常句復固有也燕喜句一身之福也令妻句一家之福也宜大夫句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句邦國之福也既多受祉句安頓絕妙著此呼吸純字精神活現人必壽而後福可享前曰眉壽又曰黃髮兒齒此之謂純嘏也

九章脩廟之事正與首二句相應斷截之所生之處

也。度量其制用之宜也。尋尺適其長短之質也。松桷句。桷之偉也。路寢句。制之弘也。新廟句。另看廟本故宮。僖公新之。故曰新廟。孔曼且碩。即上有舃孔碩奕奕之意。奚斯處要補入僖公爲民若者。慰崇德報功之心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閟宮當爲群廟。魯申公則謂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莊桓四親廟之上。而使克誦之。非孔子所錄也。

商頌

那

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一章臭味未成滌蕩先舉時也二章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三章鐘鼓交作九獻既終時也末二章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冀之也始祭以鞉鼓當祭以鞉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亦互言之

首章那言多已總前三章意單言鼓者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此不和樂之成在于鼓也鞉則鼓之小

者故連及之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則鼓從之奏鼓簡簡不兼鞉下淵淵亦不兼鼓衎烈祖自我衎之也未說到感格上

二章綏我思成鄭注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如或見之則思成矣綏字亦妙思不成故不能安思成故安鞉鼓四句合鞉鼓與管與磬而以和平二字腰聯之磬乃堂上升歌玉磬非堂

下收樂之石磬。玉磬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非若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爲和平今堂下之聲與堂上之磬和平如此赫然湯孫汝之樂可謂盛矣。極其稱贊之也彼此相濟爲和高下適均爲平穆穆厥聲盡在上四句内

三章凡祭將畢則鐘鼓盛作如楚茨之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証也有斁以清濁高下言有奕以綴兆疾徐言亦不夷懌亦字包周頌先祖是聽在内可見商文簡古

四章疊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作商先祖說温恭二句言自三闋以至九獻無時不敬其事不分事與時言　顧予湯孫予有冀望之意

烈祖

首章是奉祭之由二章載酤進羹正祭時事然所云有秩之祜未盡也故又以得人得天並言之見今日格享之必然受福之無已皆烈祖所貽也黃耇無疆降福無疆孰非申錫之無疆者乎

首章先祜含下天命人心如方命厥后是也申錫一

路澽下布秩自然無疆斯所指今王也二章獻酒進羹是一時事然其序先酒而後羹清酒爲灌獻所用羹定則熱薦之時故耳看本文旣字亦字不宜拘拘作對只一路說下奏假二句就進羹說無言靡爭以主祭助祭分三章約軝三句得人自天降康二句得天溥將句過遞之詞以格以享自諸侯之助祭言來格來享則祖考歆之矣

玄鳥

此詩諸說紛紛有謂兼祀契湯武丁者有謂兼祀湯

武丁者有謂專祀湯者有謂專祀武丁者有謂宗廟之樂歌總言商先后者余折衷之謂祀契章首三句只似說一緣起不應無須契一語謂祀契非也謂祀湯後不應重敘武丁且作于武丁時不應以武王自予詞肯夸耀如此謂祀湯非也謂宗廟之樂歌亦無指寔維祀湯與武丁及專祀武丁二說近之然小序以為祀高宗更似可信近日沈無回亦主此說宜從之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之所由王方命厥后二句立后案為武丁繼湯

中興張本而總承之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以歸重武丁曰在武丁孫子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因曰此武丁孫子固武王也是儼然一武湯也有何不勝乎是以龍旂十乘無弗方命厥后之日也肇域四海固無弗奄有九有之日也四海二句又申前龍旂二句景負句又申前邦畿三句此等處不必更深一步前言十乘此更逗出四海前言畿域此更逗出形勢而受命咸宜正與前受命不殆相應言自先后以至武丁無不宜于受命者此百祿之所由荷也百

祿。似當指後人說亦就土宇人心見之

首章生契而曰生商言商人之生始于契也宅殷土芒芒堯封契契居之也武湯武字正與三節武字關應正域彼四方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人不得劃而據之也

二章方命二句承上正域來方命厥后就人心言奄有九有就土宇言在武丁孫子正是血脈流貫處固承上不殆亦推動本章文勢。

四章肇字雖解作開亦有始字意再造之功與開創

同也

楊用脩云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祈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謂申甫爲嶽神所生可乎蘇明允曰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侌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二說可正遷史之誣燕以春

分來其來主爲乎乳故古以爲祀高禖之候

長發

此祫祭之詩也商之業始于契大于相土集于成湯而佐之者伊尹故均頌之濬哲二句爲一篇之綱自洪水至既發祥之發于契也相土二句祥之發于相土也自帝命不違至第六章祥之發于湯也而伊尹以元臣配享祖廟故末章言尹之功以終之湯之德只是一敬四章之不競絿不剛柔敬以敷政也五章之不震動不戁竦敬以用武也六章之有虔亦敬也

即上帝是祗之心也

首章濬者深流而不淺露也哲者明濬而不昏昧也亶聰明作元后人君聰明又怕淺露故曰濬哲逆而推之世世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四句甚輕只發明洪荒甫闢之日有娀氏已在幅幘之內耳子簡狄之子也生商與玄鳥章不同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也

二章桓如桓桓武王之桓撥如撥亂之撥書曰敬敷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撥者當顓蒙之世突以教化示

人使之就我約束非剛健明決斷斷不可故曰桓撥非以身教先之不可又曰率履不越受小國大國就命之敷教上説勿誤作受封遂字旣字妙寫達字之神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常爲王官之伯長諸侯烈烈就功業説海外有截亦非納土爲臣只向化意

帝命以下四節皆言湯之受命也重一敬字此章亦不宜以有時有德並看文勢緊連爲是湯齊齊字最可味與致天之屆屆字同義然此亦只言天命集非言王業成也湯降不遲言天之生湯恰到合生時節

聖教三句一連直接說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躋之實也遲遲正形容不息之意就躋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便見遲遲上帝是祇亦是敬之純一處終日乾乾對越上帝若說以敬事上帝便差式九圍亦寛說下正其事

四五章受共絿而爲綴旒爲駿厖所謂式九圍之命也不競絿剛柔不震動戁竦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事者如此小球大球是輯五瑞小共大共是貢方物綴旒謂總攝得他來駿厖謂承載得他起古人取喻

親切上言文事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故以駿厖喻
競太急絿太緩剛太猛柔太寬震動有張皇驛騷之
意似屬太過戁竦有畏懼葸怯之意似屬不及是道
是總即與上天休天龍應

六章正湯伐桀事有虔與前三章敬字相應烈烈非
由師衆之盛由理直氣壯來莫遂莫達從苞蘖字生
亦不得暢茂條達之義九有有截即上式于九圍與
共球之受也韋顧二句說剪桀之羽翼亦不妨時說
與桀之悟此亦書生之見耳當時湯既伐韋顧則兵

端已啓有逼主之漸矣縱使桀能改前湯不復與鬬罪之師將置身何地哉本文分明說苞有三蘖則是翦其羽翼而后斷其本根亦未爲不可但此有緩攻徐戰意非如後世之譎詐耳

七章言尹輔贊之功中葉謂相土以後湯以前允也天子猶云眞主一般前云湯降此云降于卿士皆鄭重之詞兩實字要得揚尹功口氣緊緊疊說

殷武

帝乙之世武親盡當祧以其中興之烈特爲百世不

遐之廟祀之非升祔之詩首二章伐荆楚三章服諸侯中興之事也四章畏天畏民中興之本也五章赫聲濯靈中興之象也末章則詳其立廟之事。

首章撻奮二字有卓然毅然鞭笞四夷之意高宗當積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念頭便陵夷不振矣罙入其阻三句有以裒荆二句總承罙入句者有以罙入二句對末句總承者只順文疊疊說爲妥荆楚左枕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高宗深入其地破其巢穴盡致其醜類使之勢窮

力盡無所逃遁故其地盡爲我有所謂有截也不自功而曰緒上承祖宗下開子孫不似后世之好大喜功而生事于四夷者比也

二章責楚之詞義正詞嚴正是王者正正堂堂問罪興師氣象說氏羌遠者如此荆楚之近可知說氏羌之自言如此荆楚之勞王師者可知說成湯又與上湯孫之緒相發說來享來王曰商是常又見非貪非黷只問他本等職貢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

三章服諸侯也歲事所包者廣即朝覲述職也春夏

朝宗其來以時故日歲事稱穡乃歲事之重者勿予禍適凜凜之意形于言色稼穡匪解亦非以塈闕自恃尚有不敢自必意在自殷武至此俱是赫聲濯靈光景五章特祐出言之

四章言高宗之畏民以畏民畏天中興之本也畏天只在畏民畏民之實只在賞罰二事僭濫以事言不怠遑以心言不僭濫即是無怠遑非又不僭濫于終意命于下國二句荊楚平諸侯服便是對天言故曰下國

五章極字有歸往取正二意四句合而觀之中興氣

後殘